

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马踏湖的冬天

□巩本勇

“开镰——喽！”淄博桓台马踏湖的冬天从收获芦苇开始。

立冬这天，沿湖村庄各家各户准备了最快的镰刀，天不亮就撑船出发，下湖割苇。收获芦苇是要下大力气的，到了苇地，湖区人拉开阵势，揽苇束入怀，挥舞镰刀咔嚓作响，高高的芦苇齐刷刷倒在肩头。每每割足一大束，就顺放在跟前的条凳上。打捆后，把苇捆高高举过头顶，摔到苇地里，这绝对不是赖把式。撞巧了，苇地里的野鸭、苇雀等诸鸟就会腾空而起。

马踏湖位于鲁北平原，生长着两万多亩芦苇，立冬前后收割。在这里，凡是有河有湾有水的地方，必定生长着芦苇，丛丛簇簇延伸到岸边。芦苇开花，是四季里马踏湖最迷人的景色。只要有风，它朵朵片片，像降落伞，像孔明灯，像风筝，在风中如梦如幻。然而，这一年中难得的景象会从立冬这天开始匆匆过去，转瞬即逝。

湖区人习惯用“秋”来指代一年中的收获季节，麦收被称为“过麦秋”，秋收被称为“过大秋”，而这收获芦苇，便自然称之为“过苇秋”了。三个麦秋不如一个大秋长，而三个大秋不如一个苇秋忙。从立冬这天开始，华沟、夏庄、鱼龙湾等村，“过苇秋”不亚于秋收秋种。这十几天，是湖区人最紧张、最高兴的时候，在外打工的都要回来“过苇秋”。

“过苇秋”，小船行驶在弯弯曲曲的河道里，正式派上了用场。男人们下湖割苇，女人们也不闲着。小船运至岸边，她们帮着搬扛、码垛，临近中午的时候，她们回家准备饭菜，让运送芦苇的小船捎到地头。各家各户收割芦苇的劳力，午饭都在坡里吃。空闲的时候，也有捕鱼的，他们临时生火取河水炖鱼，一边干活一边炖鱼。无处不在的美如同无处不在的舟，马踏湖的小船装满芦苇，一只一只出入桥孔，载的是歌，载的是笑。

老话说：“三九四九冰上走。”腊八时节，正值寒冬，很多人猫在家里不愿外出的时候，马踏湖又迎来了忙碌——踩藕。

马踏湖有藕田四千多亩，因所开的莲花是白色，故称“白莲藕”。白莲藕是马踏湖特产之冠，它要经过萌芽、展叶、开花、结实、膨藕、休眠等生长发育阶段。白莲藕春暖后植秧，六七月份作藕，这时的藕当地人俗称“新藕”。采片荷叶把藕包好，轻捶击碎，拌些白糖，吃起来爽心甜脆。到了冬季，藕完全成熟，开始供应春节前后百姓餐桌。

沿湖各村的藕田尤以鱼龙湾最多，踩藕人大多数集中在这个村。为了使白莲藕卖个好价钱，湖

区人选择腊月天破冰踩藕。下藕池前，必须穿上一种当地叫“胶叉”的外衣，是用橡胶做的连体衣裤。穿上它，从两脚一直到脖子，全被包了起来，避免冷水浸湿衣服。藕池里若没有冰缝，人们就用鼓槌使劲敲出。破冰得用一种叫镩的工具，湖区人叫镩凌。踩藕人砸开冰封的藕池开始踩藕，刚开始觉得十分寒冷，渐渐地脚就不是自己的了。

冰下是刺骨的水，水下是乌黑的泥，泥中是洁白的藕。为什么叫踩藕呢？踩藕人下藕池的那一刻，要用脚底的触觉判断藕的位置和走向。什么事都是熟能生巧，有经验的踩藕人虚着脚轻轻一踩就知道藕在哪里，用手一摸，不管摸到哪一节，就知道藕是顺着还是逆着，要朝哪个方向用力。踩藕人凭借多年锻炼出的“脚感”，脚在泥和藕间游刃有余。

藕长在泥里横七竖八，完整的藕往往五六节连在一起，一米多长。能从泥里把它完整取出来，这是个技术活。踩藕人顺着藕枝下脚，先踩到长藕的地方，用手从冰水里将藕拔出，然后再将藕清洗干净。藕要是踩断了，就容易进水、进泥，不仅品相差，也不好吃，更卖不上好价钱。踩藕的功夫好不好，就看他能不能把藕完整地从泥水中取出来。

冬季里，马踏湖的冰层厚度有十几厘米。这给湖区人带来了乐趣：冬捕。冬季仿佛是为马踏湖准备的，总有丰收的喜悦。

湖面结冰后，水中的鱼类因为缺氧，喜欢贴着冰层游动。这时，只要在冰面破开一个口子，它们就会成群聚集到洞口换气。破冰叉鱼和下网捕鱼，这种冬捕方式在马踏湖一直延续至今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湖区人便纷纷拿上木榔头，下湖捕鱼，他们称拿鱼。大概是湖区人把捕鱼看得太简单，认为根本算不上捕，直接到湖中拿就行了。

在马踏湖，且不说那一望无际的芦苇和藕田给湖区人增加了多少收入，单单看水产品种类之多、数量之大，难以计数。鱼类也不下几十种，主要有鲤鱼、鲫鱼、草鱼、黑鱼、鲶鱼、鲢鱼、鳙鱼、泥鳅、甲鱼等，还有小鲨鱼、白条鱼、三尾鱼、四鳞子等。

湖水结冰后，结构力强，人在上面走会感到颤动，但绝不会陷下去。冰的透明度极高，鱼在冰下活动，主要是鲫鱼、鲤鱼和草鱼，看得一清二楚。当目标发现了，捕鱼人便用木榔头敲击一下，鱼一听到响声，便迅速逃跑。继续跟踪敲击，鱼又飞快逃跑。这样跟踪多次，鱼会被迫得筋疲力尽，同时对于这种敲击也不害怕了，就寻找一个地方停下来休息。这时，捕鱼人在离鱼不远的地方开始砸冰，有了冰口，就

用手中的鱼叉向鱼猛地斜刺过去。叉住鱼后，鱼叉不能往后拔，否则，鱼就会挣脱跑掉。你只需要一手摁住鱼叉，一手用木榔头把冰破到鱼所在之处，再猛地将鱼叉挑起，鱼就会抛到冰面上来。

此外，还有的捕鱼人在冰面上每间隔两米左右就凿出一个洞，沿着直线凿出八九个洞后，通过冰洞下网。等候一个多小时后，捕鱼人把冰洞的渔网提起来，可以捕到不少活蹦乱跳的鱼，放进跟前的水桶后，使劲甩一下渔网，重新放入冰洞口，接着轮到下一个冰洞口收网。这样一天上午，捕鱼人每次都能收获三到五公斤鱼。他们不光是为了卖鱼，而是在冬天里图个乐趣。

割苇、踩藕、捕鱼……马踏湖的冬天一直忙碌着。这并不过瘾，湖区人平日里还会操起“泊里苇编”的拿手技艺。

马踏湖的芦苇格外粗壮，质感光亮。有了好苇子就有了独具特色的“泊里苇编”。苇箔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是个陌生的东西，但是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并不陌生。苇箔是芦苇编织成的，大多用于盖房子时铺在房顶上。湖区村庄不少村民从事苇箔加工，在家中或者场院里支起个架子，从这头到那头来回穿梭。手头快的，一天能编织两三捆。苇箔销量一直不错，主要是销往盖砖瓦房的地区。

湖区的芦苇，很大一部分用于编席。湖区的华沟、夏庄、付庙、崔家、鱼龙湾等村，编席的历史较长。多少年来，各家各户都有人编席。先将芦苇用劈刀劈开，水浸透后，用碾子压平，去皮打节，再用碾子压软。晒干后，就是编席篾子。湖区人编的席，花样多，规格也多。按用途分，有苦席、炕席、床席、炕围子席等。大部分编席者每人每天可编一张，稍快者两张，高手三张。不论编织哪种苇席，主要有踩角、席心、收边三个步骤。一般对苇席成品的要求：四边齐，席花密，尺寸足。

湖区人平日里用的席、筐、篮、炊具、鸡笼等，不用去买，自己用芦苇编就是了。他们用芦苇做原料制作的艺术品，如宫灯、四扇屏、大屏风等，美观大方，成为抢手货。“鱼戏花篮，鸟喜笼”。湖区人也喜欢用芦苇编制成各种渔具，用来“拿鱼”。常见的有蹴葫芦、蜜蜂子、鱼箔、鱼阙、漫篮、筒子、大箔等。这些芦苇编织的渔具是专门为鱼类摆下的迷魂阵，只能进不能出。湖区人把捕到的鱼拿到鱼龙湾市口上出售，就有了“金起凤，银夏庄，不跟鱼龙湾一后晌”的民谣。

湖泊，一向作为远方而存在。马踏湖的冬天，似乎总和收获有关，和远方有关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，淄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)

【四季零墨】

他乡旅馆

□李晓

行走大地，旅馆，给倦怠的身体安顿。在旅馆的灯火里，浮现苍茫的远影，也有我要领认的家园。

去哈尔滨的那个秋天，天蓝得快融化了，白云以小羊羔的姿势在碧空中漫步。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，我寻找萧红当年住过的那家旅馆。那是一家当年叫欧罗巴的旅馆。1932年的秋天，萧红就住在这家旅馆，独自度过人生中艰难荒芜的时刻。在萧红的散文《欧罗巴旅馆》中，她这样回忆：“楼梯是那样长，好像让我顺着一条小道爬上天顶。其实只是三层楼，也实在无力了。手扶着栏杆，努力拔着两条颤颤的，不属于我的腿，升上几步，手也开始和腿一般颤。”

当年的旅馆已升级成酒店。我住下的这个夜晚，完成了时光的穿越，那年夏天，暴雨如注，松花江的江水暴涨，旅馆窗前浮现一张苍白的脸，21岁的萧红那灰暗无神的眼睛正望着积水的大街。彼时，道里区正阳河决堤，地上洪水滚滚，天上暴雨倾盆，东兴顺旅馆的老板、伙计、住客纷纷外逃，谁也顾不上萧红是死是活。这时，一只小木船驶过萧红的窗子，萧红向船上的人呼救，船上的人向她伸出手，把她从窗口拉到船上，萧红获救了，也自由了，从此，迎来了她与萧军的时间，开创了文坛上的“二萧”时代。而今，这家酒店的前台边立着萧红的半身塑像，诉说着一段沉沉的历史。

23岁那年，我坐着绿皮火车，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，去成都拜访一位诗人。年过六旬的诗人奇瘦，他礼貌而矜持地接待了我，黄昏时，我在他家吃了一个水果后，他摊摊双手说，晚上还要接待外地友人。我出了门，走在街头，望见天边浑黄的落日，晚霞中，城市披上了金黄衣裳。我一连打听了好几家客栈，因囊中羞涩，都退回了脚步。终于，我找到了一家旅馆，是一处树木参天的庭院，双人间，价格很便宜，让我突生一种赚了一把的感觉。幸福的是，还可以洗热水澡，那时我在小镇洗澡，也就是用一个木盆装好热水，僵硬地坐在盆里揉搓。

晚上，我在外面一家酒馆喝了酒，微醺着回到旅馆，舒舒服服洗了热水澡，正要睡下，门开了，进来一位老人。老人扛着蛇皮口袋，口袋撑得鼓鼓的。胡子花白的他见了我，跟我说：“吵着你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哟。”我闻见一股浓重的汗味，起身说，里面可以洗热水澡。老头说：“好，我这就去洗。”过了好久，我在外面听见里面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却不见水流声。原来，他不会用热水淋浴喷头，我帮他打开了热水阀。

后来，我和老人在床铺边唠嗑。原来，老人是从几百公里外来省城儿子家的，天晚了，儿子家的房子小，就住进了这家旅店。他突然下床，从蛇皮口袋里摸索出几把核桃装在一个小袋子里，开口说：“年轻人，这是自家地里产的东西，拿去尝尝。”第二天黎明，老人还没醒，我就去了火车站，坐上了返乡的火车，火车上，我吃着核桃，秋天大地上，扑来浓郁的草木之香。

多年以后，有年秋天我再去成都，想看一眼春熙路上当年那家旅馆，却发现那里已是高楼林立，我住的那家旅店早已被拆了。我在那里溜达了一圈，浮想当年往事，那个在城里旅馆第一次洗热水澡的老人，还健在吗？

在一座老县城，我住在一家老墙斑驳的旅馆，房间墙壁渗水，有薄薄的青苔在窗台覆盖，在那家简陋旅馆，我却睡得很香。第二天早起，窗台前有一只黄色羽毛的鸟儿发出清脆悦耳的叫声。去青岛旅行时，我住在海边一家红墙旅馆，在海水喃喃中入梦，凌晨醒来，海潮声如脉冲频频发来，我再也无法入睡，起床到海边漫步，海边浓雾中，我望不到住的旅馆了，恍惚中有一种天涯孤旅的凄然。在苏州，住在离寒山寺不远的旅店里，半夜醒来，我真听到了寒山寺从天而来的钟声，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幻觉中，我是那个踽踽独行在苍茫茫大地的天涯游子。

这些住过的他乡旅馆，成为我温存的旅途记忆。有一些日子，我特别期待与它们再次重逢，重逢那些年代的缥缈往事。但，即使我手里握着的“老门票”还在，已进不了那些依稀可见而又模糊的旅馆了，因为时间长出了荒草，淹没了当年抵达的路径。